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湯子遺書卷二

工部尚書湯斌撰

奏疏

陳史法以襄文治疏

竊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賞罰也賞罰之權行於一時是非之衡定於萬世

皇上御極初年即

命史臣纂修明史仰見

皇上留心文獻與唐太宗勅魏徵等撰次隋書明太祖  
勅宋濂等纂修元史可謂千古哲王若合符節但當時  
纂修止據實錄未暇廣採臣愚竊以為立法宜嚴取材  
貴備實錄所紀恐有不詳臣謹取其大畧為我

皇上陳之如靖難兵起建文易號永樂命史臣重修實  
錄則低昂高下之間恐未可據他如土木之變大禮之  
議事多忌諱况天啓以後實錄無存將何所依據焉一  
也二百七十餘年英賢輩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著

或名僅閭巷而至性可風萬一輜軒未采金匱失登則  
姓氏無傳何以發潛德之光前代史書如隱逸獨行孝  
友列女諸傳多實錄所未備者二也天文地理律歷河  
渠禮樂兵刑藝文財賦以及公侯將相為志為表不得  
其人不歷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三也臣謂今日時  
代不遠故老猶存遺書未燼當及此時開獻書之賞下  
購求之令凡先儒記載有關史事者擇其可信並許叅  
考庶幾道法明而事辭備矣臣伏讀順治九年十一月

十七日

上諭云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大哉

王言開一代忠孝之原肅萬載臣子之極一時在京諸臣若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皆被

旌錄自當照耀史冊但明末寇氛既張蹂躪數省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罷官閒居或至布衣之士巾櫛之婦其間往往有抗節不屈審義自裁者幸遇

皇上扶植人倫發微闡幽而忠魂烈節猶有鬱鬱寒泉  
之下者則後世何勸焉伏乞

勅下各地方督撫確訪

奏聞併將實蹟宣付史館與范倪諸臣並例同書則闡  
幽之典愈為光昭矣更有請者宋臣歐陽修纂五代史  
不為韓通立傳後世譏之宋史修於至正三年而不諱  
文謝之忠元史修於洪武二年而並列丁普之義古今  
偉之

皇上應

天順人救民水火雲霓之望四方徯蘇然元二年間亦有未達

天心徒抱片節硜硜之志百折靡悔雖逆我顏行有乖倒戈之義而臨危致命實表歲寒之心此與海內混一竊名叛逆者情事不同伏望

皇上以萬世之心為心

渙發

綸音概從寬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顧則

如天之度媿美前王於以獎勵臣子昭示後世其於綱  
常似非小補臣在史言史不識忌諱無任戰慄隕越之  
至

睢沐二邑秋災情形疏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九日江蘇布政司布政使章欽  
文詳據淮安府詳據睢寧縣詳稱據本縣儒學生員魏  
奮翼等鄉民夏王賓等稟稱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本固邦寧食足民安理勢然也痛睢積年以來非旱即  
澇災荒頻仍百姓已不聊生兼之地濱黃河夫役繁重  
糜費過於正賦所以上累考成下致逋欠此官民兩害  
之原也况今歲春荒糧食騰貴率皆賣兒鬻女以活生  
命吞草嚼葉以度朝昏壯者散而老者絕顛沛萬狀慘  
不堪言滿望麥秋收穫以延殘喘不意二麥成熟之後  
五月五日大雨奇降平地水深數尺二麥朽爛仍望秋  
禾活生不意西水順流而下縣治南北一帶泛濫橫流

深者丈餘淺者五七尺不等其秋禾登場者被陰雨連  
綿二十餘天並未入倉漂流而去房屋淹倒無數遍野  
已成澤國殘黎並無棲止已種之麥盡沉水底未種之  
地現今水沉不惟今歲無賴來歲更無所望不惟已逃  
之民不復思歸故土即未逃之民亦且樂奔他鄉民逃  
則地荒地荒則賦逋士民危極情極公叩電憐百姓困  
苦恩賜轉詳得邀蠲免則父母之仁能轉河伯之虐矣  
等情到縣據此該卑縣竊查睢邑歷年災患頻仍黎民

塗炭今春賣兒賣女者有售無受以故哀鴻遍野碩鼠  
興歌滿望麥熟或可少蘇不意暴雨連旬將麥損傷過  
半復望秋粒奈三伏不雨禾黍皆枯入秋霖雨連綿二  
十餘日黃水陡發而睢邑里社坐落黃河南北兩岸近  
年修築隄工較平地約高丈餘水無注洩一經漫溢即  
如倒海西水順流而下遍地汪洋故將已穫稻粒悉皆  
漂蕩方種麥苗俱沉水底屋廬衝決民無定所衆姓哀  
號傷心慘目卑縣職司民牧不得不據實陳情仰祈軫

念民瘼恩賜轉詳

題請蠲免或議賑恤或緩催科起瘡痍而肉溝瘡萬姓  
皆沐洪恩於不朽矣等情據此除一面尚員飛赴確勘  
另報外事干災傷擬合通報等情又據該府詳為黃水  
永注沐邑災黎終絕更生哀籲詳請亟賜拯救事據沐  
陽縣詳稱據本縣士民魏鯤等連名稟稱沐居清宿下  
流幸蒙

皇恩蠲免了遺稍延殘喘不意今歲入秋以來靈雨連

綿晝夜如注又兼山水暴漲以及黃水由攔馬河泛漫由邳睢等邑直灌沐境淹沒慘狀惟見水天一色百里無烟又不止積水漫淹與謹報安東等案沉田溺丁已也切思糧從地起無地何以徵糧鞭自丁出無丁何以輸鞭若不叩天詳請畫一永久之計不惟民命堪虞亦且考成焉副縱天臺視民如傷其應徵額賦果能一一問諸水濱乎伏乞軫念水患益深民生愈蹙施拯溺救災之洪恩思安上全下之至計據實申詳為民請命陰

功萬代等情稟縣據此該卑職看得沐邑謹報安東積  
水漫淹兩案沉田溺丁荷蒙上臺

題請蠲豁災民幸得更生於康熙二十二年冬奉江撫  
都院委勘查報二案涸田六百一頃一十五畝二分五  
釐

題報陞科在案第查田雖稍有露尖實則沙荒無人耕  
種惟冀今歲招集流移拮据播種稍全國賦不期自夏  
而秋諸水汎漲由宿遷縣等處而下水勢溢流沐邑為

滙歸之區不惟去冬報涸之地復沉水底即未淹之田間亦漫漫卑職南闡回縣但見四野汪洋目擊心傷忝司民牧不得不亟為請命合無據實申詳本府軫念涸民疊罹奇災懇將涸地陞科漕糧正賦亟賜具詳疏題蠲豁未吏災民兩佩洪恩於不朽矣等情詳府據此除一面尚員飛赴確勘另報外事干災傷擬合通詳各等情到司據此該本司查得淮屬地處卑下入秋靈雨連綿諸水泛漲積注未洩今據淮安府將睢沐二邑田地

被淹廬舍傾頽情形詳報前來除一面飛行批飭淮府  
迅行各該縣加意撫綏設法賑恤并確查是否成災及  
該府屬逾限日期查明另報外事干地方災傷合即通  
報伏乞迅賜核奪會題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淮屬  
睢沐二邑地處卑窪疊遭水患荷蒙

皇上軫念民艱蠲賑屢施災黎得以稍延茲據布政使  
章欽文詳報今歲入秋靈雨連綿諸水泛漲以致田地  
被淹廬舍傾頽等情除經飛飭該司迅委能員親詣確



勘果否成災照例造具冊結同報災違限日期一並扣  
明另詳

題報外惟是據報秋災情形例應先行入告伏乞  
睿鑒施行

積年未完之漕項已荷分徵五載歷欠之正賦  
更祈蠲緩以廣

皇仁以甦民困疏

三吳賦稅甲天下軍儲供億仰給實多我

皇上智勇天錫命將授鉞淵謀睿算威震海隅而轉輸  
不匱江南每歲本折五六百萬較他省蓋數倍焉我  
皇上念財賦重地於軍需匱乏之際猶蠲租賑饑恩恤  
備至乃者

聖駕東巡洪恩覃敷蠲漕免丁帶徵漕欠除一時並徵  
之累

詔到之日白叟黃童靡不舉手加額感激而泣以為  
皇上如天之仁軼唐虞而超三代實亘古所未有也獨

是漕糧雖荷

天恩而地丁錢糧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並  
徵民力猶苦不支每臣一出士民環馬首泣訴求為陳  
情者殆無虛日臣以

國課關係重大

隆恩未可妄邀曉以大義使各勉力輸將而士民遑遑  
哀求不已既而思之使並徵有益於

國臣何敢妄有所請乃於國計無所補益而下民實為

苦累臣不為奏陳是為溺職上負聖恩矣故敢冒昧為  
我

皇上言之臣按蘇松等處賦額繁重雖在豐年所入常  
不敷所出乃十八十九兩年異常災荒逋欠獨多今年  
之尾欠即為來歲之帶徵下年之未完又為次年之並  
比陳陳相因日以增益小民終歲胼胝不過畝收石粟  
欲正供之外兼完積逋勢必不能且錢糧之在公家雖  
有起存漕項之分而小民之輸將總一條編原無差別

未完起存錢糧之民即是未完漕項之民今計十八年  
至二十三年未完地丁並時追呼而二十四年新糧又  
復放徵矣州縣比較大率十日一限假使每日輪比一  
年則十日中僅三日空間而七日赴比矣近城附郭猶  
得稍息其窮鄉僻壤奔走道途匍匐公堂欲求盡力農  
桑不可得已設有司見考成期迫不暇念及民生或一  
日而並比數年則先因某年之欠而敲扑之復因某年  
之欠而加責之血肉淋漓哀號之聲上干

天和亦所必至也臣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仁時時告誡有司既不忍使疾苦遺黎受此摧殘又不敢以定限考成為之寬假誠恐民之積欠已多剗補無術惟有拚此皮骨以捱徵比官知遜年壓欠催科計窮亦惟拚一降革以圖卸擔究之官之更代愈速錢糧之頭緒愈亂加以蠹役乘機侵欺小民逃亡相繼

國課必至大絀臣愚以為民間止有此力併徵數年其

輸納不加多帶徵一年其輸納不加少而分年帶徵則官免畏顧考成那新補舊之弊民免累日並比荒廢農桑之苦所全實大也故敢冒昧叩懇

皇上推廣帶徵漕欠之德意俯

俞臣請除康熙二十三年錢糧尚未奏銷不敢請緩將

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民欠地丁錢糧俯照漕項一例於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以紓民困臣又念此數年中十八十九兩年水旱疊承地多版荒人多逃亡

今時已五載牽連親族者有之遺累鄰戶者有之所謂  
有糧無田有戶無人者實實不乏儻蒙

聖恩將此兩年概賜除豁准自二十年後分年帶徵務  
祈全完在民既無並徵之累在官又無虛懸之項然後  
律以考成之法小民亦各有心既感

皇恩又休

功令誰不踴躍爭先以完正供此實有裨公帑無損國  
計而江南士庶歌詠



皇仁億萬斯年永永無極矣

秦州災復加災亟叩蠲恤疏

秦州居高郵寶應興化等州縣之下流素稱澤國自康熙七年洪水為災田地陸沉民生昏墊荷蒙

皇上飢溺為懷蠲賑頻頒子遺獲存復將淹田錢糧於  
微臣目覩等事案內准予蠲停今於每年冬勘明淹涸  
確數分別蠲徵歷年遵奉在案至康熙二十二十一兩  
年該州田地陸續全涸隨即據實勘報具

題是以微臣日覩等事案內止存山陽清河等七州縣而秦州不與焉臣於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內接任撫事至十一月據秦州里民呈控該州田地自二十二年復被水淹情詞迫切臣即備查卷案該州田地已報全涸何得妄稱復淹且未據地方官申報難以憑信批行布政司轉委淮揚道副使多弘安親詣查勘務在確實不得稍有虛捏去後續據該道將復淹田地情形詳報前來臣查田地疆界豈無高下分別冊內多有未明恐有

虛捏復據該司詳委蘓州府同知金鑑會同揚州府同知朱射斗前往覆勘臣又誨切面諭務須矢公矢慎細加察勘不得稍有扶捏今據布政使章欽文詳稱同知金鑑等履畝查勘據稱秦州田地原分上河下河其上河田地久成膏壤惟下河一帶與興化接界地最窪下海口未開高堰湖水時常漫溢淹涸無定迨二十二年歲值大旱田中積水全涸二十二年雖涸田復淹然雨水驟漲尚冀旋消是以前撫臣於彙

題案內未敢遽請蠲豁至二十三年九月內湖水暴發橫流旁灌宣洩無路注而不流至今田沉水底播種難施等情臣惟淹田涸出固宜隨時勘報起徵以足額賦如涸後復淹亦應據實陳

請以邀寬恤我

皇上視民如傷遠邁千古巡幸經臨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深軫

聖懷

特遣大臣循海察勘不惜經費專官疏濬下流期民安  
土復業萬姓歡呼祝頌

聖壽無疆所有泰州康熙二十二年原報涸出田  
地既經屢勘實被淹沒見在播種難施應徵錢糧委難  
責令輸納亟懇

皇仁准予停緩以後仍歸徵臣目覩等事每年冬勘案  
內與山陽等州縣一例察勘涸出另報起徵浩蕩  
皇恩非微臣所敢妄冀也

郡守因公降調士民控籲迫切代陳輿情疏

臣屬七府現缺知府者三常州府降調知府祖進朝履任未及一載素聞其操持廉介涖事勤慎臣私心重之頃緣失察法寶一案部議降調奉有

俞旨乃常州五縣紳士商民不知

朝廷功令以為進朝服官頗能潔已愛民驚聞解任輒搶地呼天號泣罷市若一旦頌失怙恃者奔赴臣衙門請為

題留日不下數千人街衢擁塞哭聲震天更有蒼顏皓  
髮年逾八十平日杜門靜修足不履公門者亦至臣公  
堂叩首求達

天聽

臣諭以

朝廷自有定體保留之例久已停止爾等當靜聽部選  
新官毋得瀆擾士民愈加哀痛以為常州四十年來未  
有愛民如祖進朝者其減差輕耗興學正俗戢奸除暴  
息訟安民種種善政窮鄉僻壤盡沾惠澤豪強蠹胥不

敢作奸

皇上軫念東南如江寧府知府于成龍蒙

特恩超擢吏治丕變今進朝操守才幹實可與成龍頡  
頰而獨以一青被謫萬民驚惶殆不欲生言畢泣下不  
能止臣再三撫慰許以代

題皆望

闕叩頭而後去又聞赴督臣衙門控愬者亦不下數千  
人臣不知進朝何以感人之深如此臣查失察法實一



案無錫縣知縣徐永言以協掣免議進朝身為郡守失察之罪何辭况部議察取督撫職名臣受事四日掣獲法寶是受事之日已為失察之日自當靜候處分何敢代人瀆奏惟是常州為江南巨郡一月以來士不安於庠農不安於野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臣蒙皇上特恩

簡畀封疆大任屬吏之敗檢者得而糾劾之廉能者不能為之一言非公也民情皇皇如此而不為之解慰安

輯非仁也畏罪緘默而使輿情不能

上聞非忠也有一於此皆負

聖恩無所逃罪因與督臣熟計再三敢不避斧鉞為之

陳

奏實從通達民情起見非敢違例

題留

恭謝

天恩疏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皇上頒賜日講易經解義到臣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受恭惟我

皇上道協乾元明符離照正位凝命秉剛中而六爻八卦之用全富有日新體易簡而三極兩儀之理備奮神威於遐甸日暄雷動見萬國之咸寧布愷澤於蒸黎雲行雨施與四時而合序蓋顯行藏用無非圖書未發之英華而致遠鈞深更窮河洛以來之理數說諸心研諸

慮參伍錯綜之必詳樂而玩居而安象變意言之悉會  
法天德以行健既有自強不息之功觀人丈而化成尤  
以教思無窮為大於是頒行解義昭示臣工範圍在

一人已通健順剛柔而敷治推行先百職俾體盈虛消  
息以宣猷從此戶誦家傳猶如觀法懸象二五應而位  
當上下交而志同容保無疆有亨而化臣行多悔吝識  
昧會通曩者侍

寶幄以敷陳愧顛蒙未聞妙道聆

玉音之闡發知

神聖自有心傳今茲職備封疆時復神遊

殿陛瑤編下賁恍依

御座以趨蹌奧義重披宛接

天顏於咫尺敢不惕深覆餗節勵匪躬仰

對時育物之淵懷敬以訓規察窠承

設教省方之至意敢用告誡編氓

懇憐積苦大沛蠲恤以存要地疏

淮安府屬地方居長河大湖之濱民間田畝多因積水未消難施耕耨地利既失困苦日深而土瘠地衝民窮賦重惟宿遷尤甚恭遇

聖駕東巡問民疾苦而宿遷縣生員陸灞謚等民張士弘等以豁免暫加三餉失額丁銀失額糧地曠土虛懸四款具奏陳請我

皇上以巡幸宿遷親見民生有窮苦形狀

特勅部議行

臣

確查據實具

題臣捧誦

恩綸仰見我

皇上飢溺為懷遠邁千古一夫不獲皆塵

聖慮此真宿民出塗炭而登衽席之時也臣敢不仰體  
皇仁悉心詳察以副如

天覆冒之心隨行江蘇布政司逐細根查毋虛毋隱據  
實詳報去後今據布政使章欽文取結詳覆前來臣查  
陸爾謐所奏暫加三餉一欸即係全書所載九釐地畝

欵項始於明季萬曆四十七年加徵而宿遷一縣則派銀至四千三百二兩八錢六分零併隨正編徵水脚我朝定鼎初年凡明末雜派悉賜豁除一切錢糧俱準萬曆年間起科而此項因係萬曆末年所加故當日未邀特恩仍舊派徵相沿至今惟念該縣地畝非濱河傍湖即沙磧斥鹵不但淹沒之地望涸無期即陞科之田亦荒瘠難墾民生昏墊實與他處不同且田畝科則又與鄰近之海霸邳睢等州縣較重故士民之呼籲倍切仰



懇

特恩將宿遷縣九釐地畝一項破格全蠲以廣

皇上巡幸恩澤實千載盛事也又失額丁銀一欵全書  
刊註該縣人丁疊因兵火水旱災祲以致逃亡缺銀三  
千二百七十兩八錢於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內前漕撫  
臣蔡具

題部覆均於原額田地之內帶徵仍嚴督設法招徠清  
補此乃一時權宜之策原非經久之計尚冀流亡歸復

旋即減除豈期該縣田地沉廢屢屢見告民無常產見  
在者難免逃亡欠缺者焉能復業以致年復一年因循  
包賠臣查民間完納錢糧丁田原自有分今以硤瘠之  
地責其按畝輸賦尚且難支况缺額丁銀何堪久事攤  
賠即該縣有續報墾田皆地方官勸諭見在人丁勉力  
開墾非另有逃亡復業人丁况順治年間年遠缺額豈  
能清補合請

皇上將前項缺額丁銀暫行免徵督令地方官盡心招

徠數年之間流民知無攤賠之苦庶幾漸歸故土將來  
編審案內陸續增補以符原額誠為至便至失額糧地  
一千六百六十九頃五十八畝蓋因該縣地處濱湖坍  
塌失額康熙三年丈缺前數經前撫臣韓於請除丈  
坍等事案內

題請蠲免奉

旨行令督臣麻親勘確實於康熙九年間部覆准將  
九年錢糧暫行停徵而十年以後仍舊徵輸又續報曠

土六百二頃三十四畝一分原因糧田永沉等事請蠲  
祠堂駱馬湖等處水沉田地一案前撫臣馬 奉

旨親往查勘見有山崗荒廢之地具疏

題明部覆招集業戶開墾今該司府雖經行縣查明失  
額田地見沉水底報墾曠土俱係石田詳請豁免臣因  
永蠲錢糧務期詳慎且該縣見有糧田永沉決口地廢  
二案內奉

旨俾徵前項失額地畝是否即在其內至續報曠土係

於康熙十六年認墾今稱實係不毛無有虛捏復經飭行該司備移淮徐道僉事常君恩親往宿遷逐一詳詢據稱失額糧地係於康熙三年丈缺而糧田永沉決口地廢二案係於康熙十一十六兩年報淹其時里民各照被災區畝開報前項坍塌實在二案之外另有坍塌從前失額錢糧未奉除豁原案見在可核其續報曠土向因需餉孔急部文招徠開墾故將山崗版荒地畝報陞不意既報之後艱於耕鑿依然榛莽應陞之課虛認

均完等語臣惟

聖朝任土作貢必小民盡力畝畝而後可責以輸將今  
宿遷縣失額糧地既付波臣續報曠土又屬砂礫難墾  
歷經該府縣查明又委淮徐道常君恩親往查確具有  
不扶印結既無虛冒所當一併

題請豁免庶包賠之累盡釋積年之困頓除萬姓歡呼  
祝頌

聖壽無疆億萬斯年皆知我

皇上巡幸所至有非常恩惠不但如古昔省耕省斂而已也

續報揚屬異常水災疏

揚屬高郵泰州寶應等州縣地居淮黃下流諸湖交匯素稱澤國自康熙七年遭堤堰沖決以來下河田地久矣陸沉災民流離播遷慘苦萬狀素在

聖明洞鑒之中幸賴

皇仁浩蕩蠲賑頻頒子遺猶存不致盡填溝壑此皆我

皇上深仁厚澤惠養之所致也邇年以來天心效順雨  
暘時若高阜之田已獲有秋即勘涸田地災民莫不感  
奮勉力播種冀有薄收以輸

國賦不意今歲自夏徂秋大雨傾盆連綿月餘先據興  
化縣詳報被災情形已同淮徐二屬邳州山陽等州縣  
題報在案今復據高郵泰州寶應并江都縣紛紛詳報  
雨水日積無路宣洩更兼黃淮交漲諸湖漫溢萬壑沸  
騰堤堰難禦致將熟涸田地無論高下盡被淹沒所種



秋禾俱沉波底廬舍漂流男女涕號悽慘情形鄭圖難  
繪臣披閱之下不勝蒿目驚心一面飛飭各屬設法撫  
綏一面行令藩司確查除見在委官確勘災傷分數另  
疏

題請破格蠲恤惟是淮揚徐等屬疊罹水患民生昏墊  
今歲水災又非尋常可比臣仰體我

皇上視民如傷之仁除經飭行各屬查明實在被水深  
重災民將常平倉向存積穀動給賑濟務令安集不致

流離失所仍將動給過穀數及賑濟花名造冊另報外  
所有被災情形臣謹會同總督臣王 總漕臣徐 合  
詞具

題

淮揚水患非常亟請賑恤疏

淮徐地方居黃河之濱而揚屬州縣又在淮湖下流雍  
冀豫兗之水皆以黃河為歸而宛汝梁宋潁壽之水又  
皆以淮湖為歸是淮揚者固天下之澤國也自康熙九

年堤堰潰決而民不堪命矣賴

皇上蠲賑頻施得有今日上年恭遇

聖駕東巡觀水勢瀰漫田廬淹沒深懷憫惻

特簡能員大加疏治仰見我

皇上不忍一夫不獲欲起瘡痍而登諸衽席真堯舜如  
天好生之心也以為從此立奏平成永除昏墊不意今  
歲五六月間大雨連綿經旬浹月更兼河湖洶湧川澮  
盈溢禾稼淹沒秋成絕望臣備將被災州縣情形陸續

八

告并分委府廳等官親詣各屬確勘災傷分數造具冊

結

題請蠲恤在案惟是今歲之災非尋常秋災比也蓋山東河南皆有異常水患故河朔之泛漲尤甚而

題報之後霖雨不止至七月二十六至二十九大雨四晝夜又遭颶風海潮萬壑沸騰山水閘水建瓴直下舟行堤岍之上城市之間水皆數尺扶老攜幼上下奔逃

溺死者不計其數悲號之聲震動遠邇奇災異慘從來所未有也臣以庸菲謬撫茲土痛自修省寢食俱廢隨即移咨督漕河鹽諸臣馳檄司道等官博詢捍禦拯救之方廣募捐輸賑濟共圖存恤今失業之民已有流入常鎮等處者臣嚴飭各地方官隨處撫綏賑恤勿令遠徙難歸將來田疇永荒必至大損

國課惟是淮揚徐三屬被災州縣共計二十餘處其被災稍輕者拯救猶易至於淮屬之邳睢山鹽海安清桃

宿沐等州縣揚屬之高寶興泰等州縣具屬積渰之餘  
徐州及蕭碭二縣田地荒瘠戶有逃亡今更罹此奇災  
慘苦倍甚臣與地方諸臣縱竭力捐輸告糴平糶并動  
常平倉穀稍資賑濟然為力有限僅可暫濟目前將來  
秋盡冬交飢寒愈迫不能接濟必至壯者流亡老弱填  
於溝壑矣臣查康熙十八年各屬旱災請賑飢民百萬  
即十九年水災僅高寶興泰鹽五州縣并江都縣邵伯  
一鄉請賑飢民亦有三十餘萬俱荷

俞旨特開事例并准先動庫帑買米發賑得以源源相濟飢民咸獲更生今歲水患較十八十九兩年更為慘烈被災地方更為寬廣飢民當亦不止數十餘萬若不籲請

皇仁大沛恩膏百萬生靈豈能全活臣不早言上負

聖恩罪無可逭今事例久停何敢妄請但救荒無奇策而拯溺勢不容緩非有激勸之典則人懷觀望誰肯爭先請

勅部畧倣往年賑濟事例量行減數或准士民頂帶貢  
監官員加級紀錄及抵罪還級等項則人知鼓舞庶有  
實效今時已秋深寒冬迫近恐飢民難待乞准臣先借  
司庫項銀或撥鹽課銀兩遴委廉幹官員前赴江西湖  
廣採買麥米分運各屬賑濟事後另報請銷或另議補  
還為

國家保數十萬耕田輸賦之良民即可培  
國家億萬載無疆之元氣



浩蕩殊恩出自

皇上非臣所敢自必也

飢民望賑甚迫先動帑買米疏

據江蘇布政司布政使章欽文詳稱竊照淮揚徐三屬  
頻年昏墊今歲復罹水厄以皮骨僅存之衆當此懷襄  
震蕩之凶其顛連困苦情形業經節次繪圖入

告固已不勝其慘矣乃日來水勢不退益加瀰漫疊據  
各邑迫切呼號咸以颶風靈雨接續摧殘山瀑河流交

相泛濫城垣到處傾倒陸地成河村墟一望汪洋河堤  
如線災黎扶老挈幼載道流離乞食無門棲身無地目  
今漸次秋深飢寒日迫寧忍立視其死是發粟散賑誠  
難須臾緩也而各縣儲粟無多勸捐尤難猝辦惟有動  
銀委官早赴江楚買米分發賑濟是為要著本司伏查  
康熙十八等年亦因災民絕食賑救無資於賑項無出  
等事案内奉督撫部院

題准部覆既稱江南省亢旱蝗蝻繼起飢民絕食與平

常荒歉不同應如該督撫所

題照烏沙船工事例捐納至次年六月初一日停止將  
現存剩倉庫米麥銀兩酌量先行動賑俟捐輸補還奉  
旨依議欽遵行司遵照當經陞任丁布政搜查倉庫並  
無餘存銀米隨詳准動支司庫正項分頭散賑又經詳  
題展限計自康熙十八年冬季開例起至二十二年春  
季止共得銀四十七萬三百二十兩內除康熙十八十  
九二十等年用過賑濟銀四十一萬六百一十八兩五

錢零外仍餘急公捐納銀五萬九千七百一兩零於賑案報部可考而此捐納事例隨於再陳水利案內經前任撫院請濬白茆孟潰兩河先動正帑濟工望賑飢民得以赴工趨食寓賑於工請展事例捐納還項奉部覆允仍開此十二案事例捐補彼時復又溢收銀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兩未經動用起解夫此項餘存捐銀雖屬公帑然原係官紳生俊人等急公輸納溢收餘存之項與已前捐賑准動倉庫存剩之例相符且不係地丁正

帑合無於內酌量動支至於需銀數目查淮揚徐三屬應賑被災州縣衛所災黎房屋蕩然從何覓食雖現在各屬查取真正絕食男婦老幼確數目下遽難懸定應請自十月初一日開賑起至下年麥熟之期止總計二府一州州縣衛所飢民多寡不等約畧不下數十餘萬需米甚多今惟有先儘本地捐穀屆期先行放賑續後買米酌量運給乘此新穀初登應請先動銀三萬兩遴委松江府海防同知李經政再動銀二萬兩遴委蘇州

府海防同知劉三傑前往湖廣江西等處採買仍請咨  
明兩省督撫部院聽其與民間照時平糴星速運回分  
頭酌發仍照前項事例捐輸補還夫此流離瑣尾之災  
黎即異日耕鑿輸賦之赤子頻年災沴久荷

皇仁破格蠲賑留此殘喘茲當水患滔天民皆艱食委  
非平日尋常災傷可比仰賴剴切陳請大沛

恩膏起瘡痍於衽席不致失所流離矣等因到

臣據此

該

臣

看得

臣

屬淮揚徐地方今歲秋夏霖雨連綿田禾

淹沒臣將各州縣被災情形節次入

告復將失業飢民亟需賑救勸捐力難普遍且恐不能  
接續請准先動庫帑採買米麥接濟緣由具疏

題明嗣據布政司將各委官勘明災田分數造冊結詳  
臣具

題見候部覆分別蠲恤惟是被災州縣二十餘處皆因  
五月至八月靈雨颶風接踵肆虐更兼河湖泛漲山水  
驟發以致田沉波底廬舍漂流失業窮民無衣無食老

幼哀號惟賴賑濟稍延殘喘况轉盼嚴冬飢寒愈迫若  
候部覆至日動銀採買往返道途緩不及事勢必流離  
轉死溝壑有負

皇上如天之仁今據布政使章欽文請於開濬白茆孟  
河溢收捐輸事例銀內動支五萬兩遴委蘇州府同知  
劉三傑松江府同知李經政前往江西湖廣等處採買  
米石以資接濟仍俟捐輸還補等情前來除嚴飭委官  
星夜起行上緊採買務毋浮冒作速運回分發賑濟外



所有借動庫銀買米緣由臣謹會同具

題

詳陳蘇松漕賦難清之由疏

臣惟財賦為

國家根本之計而蘇松尤為最重之鄉臣以庸碌謬撫  
茲土見錢糧累年拖欠每當奏銷之期多者嘗欠至五  
十餘萬最少亦不下三四十萬夙夜疚心懼無以仰佐  
國計恒惴惴不安初疑官吏之怠玩繼疑豪強之頑梗

乃一載以來詢問耆碩體察民隱間嘗巡行阡陌訪田則之高下考徵科之多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維艱斟酌調劑貴在及時敢悉心為我

皇上陳之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山傍湖旱澇難均即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徭不可勝計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舉出其中終歲勤動不能免鞭扑之苦故蘇松俗好浮華而獨耕田輸稅之農民

艱難實甚兩府與常鎮嘉湖皆壤地相接而賦額輕重懸殊即江浙閩楚並號財賦之鄉區區兩府田不加廣而可當大省百餘州縣之賦民力所以日絀也夫兩府田賦之重固起自明初臣嘗考洪武年間籍沒張士誠將士私產號為官田賦額特重而民田之起科較輕永樂以後漕運愈遠加耗滋多宣德正統間巡撫周忱奏減蘇州租七十餘萬石松江租三十餘萬石民困稍蘇至嘉靖初蘇州知府王儀請行均田之法盡括官民田

而裒益之當時稍救官田之敝但正耗兼配科則繁雜  
吏易為奸其後以耗米作為正糧又運綱諸費額外取  
之於民因事派徵又如所謂九釐地畝之類日漸加益  
非復正嘉以前之舊至啓禎時軍餉孔殷加派日繁民  
不堪命矣

本朝定鼎田賦悉照萬厯年間則例盡革明末無藝之  
徵洵稱救民水火近年因時制宜如白糧經費運軍行  
月永折加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兌之法最稱便

民不可更易然亦因明朝賦重役繁以耗作正不得已為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殫也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寬後因兵餉急迫起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難遑部議以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與小縣錢糧不上數千或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斯土者雖賢如黃霸魯恭何能自免謫譴夫人千里而來為吏誰肯以催科無術甘心自棄一存顧惜功名之念則展轉苟且之計必生或以存留而抵起解或

以此項而借彼款或以新糧而抵舊欠叅罰期迫則以  
欠作完賠補維艱又以完為欠種種弊竇莫可究詰一  
經發覺身家俱喪官之更代日勤蠹胥因之作奸頭緒  
紛淆侵漁任意雖嚴加追比究之款額空懸惟二十二  
年適遇歲豐二十三年荷蒙

聖恩蠲漕故僅有一二縣地丁全完而仍多掛欠又以  
年外報完未副議叙之例夫人才力不甚相遠豈他省  
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催科偏拙良以百姓之脂

膏既竭則有司之智勇俱困而前途之功名絕望則官  
箴之砥礪難期心已灰矣地方何賴吏治人才皆足惜  
也積欠年久惟待赦蠲我

國家弘敷大賚每一

赦詔蘇松免租多者百萬少者七八十萬是糧額雖重  
原非可完之數與其

赦免於追呼既窮之後何若酌減於徵比未加之先使  
得完肌膚而樂昇平且無損

國家歲入之實數乎蘇松版荒所在都有臣常委官履  
畝踏勘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祇因田不抵賦力難任役  
一户逋逃數家株累小民畏懼不敢承佃倘蒙

皇恩稍賜寬減其孰不踴躍復業數年之後按畝陞科  
將見田額漸增

國賦日裕是蠲無益之虛額而收墾田之實課也前此  
諸臣累累陳請適當軍興旁午餉需告匱之日且俱言  
前朝苛政欲復宋元之舊事勢難行今賴



皇上德威遠播海表日出之邦絕域不庭之國莫不稽  
首來享奉琛恐後斯正

國家休養蒸黎培植根本之時上年

鑿輿親巡洞見村落蕭條深軫

聖懷又蠲漕免丁帶徵積欠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白叟  
黃童感極而泣以為生逢

堯舜之主視民如傷若地方官能以民艱

上聞必當大沛

恩膏起三百年之痼疾臣身在地方義無可諉不敢遠引宋元之說亦不敢比常鎮嘉湖之例惟叩懇我

皇上念民力之已竭察虛額之無益

宸衷獨斷渙發

德音及此纂修簡明全書之時博集

廷議將蘇松錢糧合盤打算各照科則量減一二分定適中可完之實數無存過重必欠之虛額再將科則稍加歸併使簡易明白便於稽核或將賦額最重州縣另

立勸懲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使守令知可以久任  
可以陞遷不至苟且因循事務廢弛庶幾野無不耕之  
土戶無不完之租民力裕而吏治清稅賦充而

國用足億萬年太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非不知賦  
額久定未便更張但體

國經野貴永久而無弊苟有未善正宜變通况前朝之  
苛政乎我

皇上神聖立極事事垂法萬世此尤關

國計民生之大者

宏謨遠算總自

睿裁非微臣所能仰贊也

謹陳調劑驛困之法以杜耗費以清款項疏

竊惟驛站之設所以通

命令而速章奏甚重也仰賴

皇上聖德天威海寓寧謐無軍機重務星夜奔馳之事

而皇華之使與海外殊域朝

覲貢獻未嘗不絡繹於道臣屬江蘇等七府一州為浙  
閩江廣之衝所屬縣驛額編錢糧先於敬陳減差案內  
裁減十分之四後奉

恩詔准復二分近於驛遞之差使甚少等事案內將復  
二錢糧查明議裁已經具疏

題明候部議覆矣惟是臣屬驛遞既號衝繁而淮揚徐  
等處復多荒缺向例凡災荒蠲停不敷之項按年查明  
缺額數目於司庫撥給造冊咨部核銷臣以平日所聞

叅之今日目覩知司庫支領不便者四請約略為我  
皇上陳之藩司駐劄蘇郡而淮揚等屬近者五六百里  
遠者千里至於徐州屬縣則有千二三百里者矣渡黃  
河涉大江波濤之險道路之虞皆所不乏此既赴司起  
解彼又赴司支領往返徒勞跋涉即隨到隨發當亦決  
月經旬設或稍有愆期則守候更須時日夫馬噉噉豈  
能懸待此不便者一也司驛各官每日應付差使勢不  
能親身赴領或委家屬或遣衙役所委之人豈皆忠信

無欺或有浪費或有疎虞或借衙門使費以侵漁或假  
長途水脚而那空夫馬枵腹何堪中飽此不便者二也  
司庫撥補一應錢糧雖臣再三嚴禁不致扣剋需索然  
而耳目有所難周况藩司事務繁冗豈能一一覺察則  
投批領支之間保無胥役作奸措勒使費以打點之厚  
薄為給發之遲速者乎此不便者三也驛站錢糧係馬  
夫計口之需必須按日給發荒缺之項不得不隨時撥  
補在司庫或因原款屬解不前或因別項動撥已盡往

往不能按年按款有以別年之銀而撥此年之用者有  
以此款而應彼項之需者每煩部臣核駁經年累月完  
結無期此不使者四也 臣查河工錢糧經總河臣靳輔  
題明凡荒缺不敷銀兩得於起運銀內就近撥補今驛  
站雖不敢比例河工亦係按日給發萬難缺少之項今  
既減定額數所有原編不敷及荒缺蠲停應補銀兩應  
請比照河工例即於本州縣地丁實徵銀內就近撥足  
如本近鄰封州縣應解裁站銀內按數協抵每年藩司



會同驛傳道預定確數行各州縣遵依一面報臣衙門  
察考蓋鄰封州縣體勢相等無打點使費之需無捐勒  
短少之弊無跋涉險阻之虞仍各於地丁驛站奏銷冊  
內開列註明款項既得清楚造報亦易稽核實為至便  
臣查淮揚徐州等屬地丁錢糧除荒缺蠲停及應解河  
工倉漕等款外仍有應解司庫充餉之數今以應解之  
銀扣抵本地應補之項而將附近成熟州縣裁站銀兩  
應協別屬者統歸司庫充餉總之各屬驛站錢糧解司

者不必支領支領者不必解司既可免縣驛解領守候之苦又可杜侵漁扣剋之弊更可省牽混核駁之繁一舉而數善備焉如慮鄰封州縣勢位相敵彼此膜不關切或有愆期不妨申請藩司行文嚴催凡在屬邑誰敢不遵何必解司轉發多此煩勞臣嘗以公事接見屬員詢問地方疾苦言及赴司解領站銀莫不蹙額相向即布政使章欽文亦恐司役借端作弊不能覺察獲罪求歸各州縣自行支發近又因裁減復二站銀不堪再有

旁費致驛路頽弛所關非細故敢比例

題請

米色難期純一謹請紅白兼收以卹災黎疏

竊照淮屬邳州海州山陽清河鹽城桃源宿遷睢寧沐  
陽揚屬高郵泰州江都寶應興化及徐州并所屬蕭沛  
碭山等州縣去秋靈雨為災更加黃淮交漲田禾淹沒  
秋成絕望臣經照例委官勘明會

題又經總漕臣徐旭齡將漕糧漕項會疏

題請分年帶徵荷蒙

皇上軫念災民特遣戶部侍郎臣蘇等馳至察勘確  
議賑濟白叟黃童靡不感頌

聖德靜候

恩綸於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接到部覆內  
開除漕糧漕項例不蠲災外地畝錢糧被災九分十分  
者照例免其三分七分八分者免其二分五分六分者  
免其一分等因災田地丁等項已荷

蠲免之恩惟是漕糧漕項未允緩徵臣即飭行各屬速催徵兌起運以副漕限隨據各該州縣紛紛申詳咸稱今歲被災最重汪洋千頃今時已歲暮即敲骨吸髓亦難副冬兌冬開之限籲請再叩

皇恩緩至明春

臣

查宿遷興化邳州鹽城高郵五州縣

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康熙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各項錢糧特奉

上諭豁免其被災州縣錢糧亦已照例蠲卹則淮揚士

民受災雖重蒙

恩已深况漕糧例不蠲災已奉

俞旨凡在士民自當勉力輸將以報

皇仁何敢再請寬緩隨即批飭設法勸徵尅期兌運毋  
得延緩去後而各屬又復申請以本處地產紅稻向例  
納漕用純紅米色今本地既無收穫勢必告糴外郡安  
得純紅米色請

題明准其紅白兼收等情臣查本地無米遠方採買時

日已迫又責其一色徵收此萬難得之於災民者也查康熙十九年被災州縣漕糧原蒙

恩准紅白兼收買私搭兌成例俱在今康熙二十四年分被災田地漕糧仰懇

睿慈准照十九年之例紅白私粳並收俾災黎拮据措辦告糴外郡勉力輸納庶漕運不至遲悞查江北漕糧例限十二月以內過淮今部咨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始到晝夜追呼災民實屬無措不敢不冒昧籲請

皇仁也

請

旨行取疏

行取官員以備言路之選誠

聖朝用人之大典也臣一准部支隨行布按二司選用

開報惟是部行必無錢糧盜案官員方准咨送而臣屬

地方賦重役繁甲於天下實與他處不可同日而語故

銓選時掣得此缺便形神沮喪親朋為之惋惜以為半



生功名付之逝水自非志趣堅定不以升沉利鈍介懷者未有不頽然自放甘心以不肖為歸者也臣奉

命撫吳以來首以察吏安民為念無時不告誡屬員以我

皇上至聖至神超逾百代求賢圖治宵旰弗遑且知人之明出自天授為臣子者苟能仰體

聖心潔己愛民決不至沉埋下寮反覆申諭舌敝筆秃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磨操守廉潔政蹟表著者實不乏

人然稽其錢糧考成則萬萬不能十分全完蓋勢處其難智勇才力無所用也今奉文行取若拘定成格必以合例之官咨送勢必以僻壤小邑易於藏拙者塞責此其人即倖叨選用未必能光

大典况斷不能逃我

皇上之睿鑒則臣濫送匪人之罪無可辭矣若真知其人而隱不舉用則蔽賢之罪與俱等臣採訪再三查有

蘇州府屬吳縣知縣劉滋操守端嚴莅事精敏興行教

化勸課農桑廉能之績最著又吳江縣知縣郭瑋居心恬淡風骨堅凝撫字能勤訓迪不倦士民之稱頌如一此二官者並無未完承緝盜案惟經徵帶徵各年正雜錢糧不能如額臣於大計薦舉卓異疏中亦曾列其廉能祇以格於定例未敢開入正薦已荷

皇上睿照查吳縣吳江縣錢糧自康熙十九年起至二十二年止俱奉文停徵至康熙二十四年始分別按年帶徵其康熙二十二二十三兩年地丁錢糧俱經

奏報全完止有康熙二十四年并徵十八年地丁漕項  
及各年蘆課雜稅與承追前任侵那各案俱有尾欠尚  
在年限之內查二縣錢糧歷年不能全完今二官兩年  
地丁錢糧全完則非二官之才短情徵可知也臣查前  
督臣阿 前撫臣慕 任內有常熟縣知縣林象祖上  
海縣知縣任辰旦亦以錢糧未完與例不符曾經會疏  
題請奉

旨破格擢用今劉滋郭瑋二官臣實真知其才品久協

輿情茲據署江蘇布按二司事蘇松督糧道副使劉鼎  
暨蘇州府知府胡世威交薦合以臣之見聞無異然臣  
終不敢自信一己之見違例輕舉復又咨商督臣隨准  
移覆二官清操卓越敷政精勤堪膺行取之選是亦從  
愛惜人才起見臣思以人事君為臣子之大義用是冒  
昧比例具

題仰懇

皇上俯鑒准破格錄取俾循良之官益知感奮而地方

之繁劇與兩邑相等者亦知有登進之階相率而為良吏以仰副我

皇上圖治安民之意所關匪淺鮮也

丁額科則獨重包賠苦累實深籲懇亟蠲以安

子遺疏

山陽縣地最衝疲而丁徭一項又最為繁重蓋淮屬最大州縣不過六七萬丁小者常不及萬而山陽一縣原額人丁至一十六萬三千六百九十八丁編銀至三萬

七千二百餘兩此諸屬之所未有者也當年歲豐稔得以按編徵輸民力亦自無餘迨康熙七年以後疊罹河患民生日蹙康熙十五年編審清查缺額至四萬二千六百餘丁時因需餉殷繁未敢遽請蠲除仍照舊額徵收小民包賠苦累已非一日至康熙十九年前撫臣慕飭司府清查除陸續招徠復業并清出新丁抵補外仍有實缺人丁二萬九千八百二十六丁於淮民累苦已急等事案內具

題部覆奉有

俞旨自康熙十九年為始准照見在人丁徵輸積困頌  
甦不意於康熙二十年編審案內因部支駁查至二十  
二年覆准仍照原額徵解查此項缺額丁銀於二十年  
始奉准蠲即於二十年編審一年之內長養幾何今二  
十四年應徵丁銀已荷

皇恩蠲免萬姓感頌無數矣所有二十二年缺丁銀兩  
應於二十八年帶徵其二十三年缺丁銀兩在見徵未



完數內有司仰遵

功令非不盡力追呼徵比無人勢必責令見丁包賠連  
年水旱疊告災傷異常見在遺黎賴我

皇上弘仁蠲賑得以僅存應徵之賦尚苦供輸維艱此  
項缺額人丁豈能責令包賠况宿遷桃源安東沭陽等  
縣淹溺流移人丁見於決口地廢等事各案內照舊停  
免山陽故絕無徵丁銀亦係案

題蠲事同一例仰懇

皇仁垂鑒山陽丁繁則重災傷頓仍即今現徵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七十餘丁已屬艱難將二十二三兩年缺額丁銀

特賜豁免其二十五年以後俟今次編審明有無增補照實在見丁徵收庶災黎獲免包賠哀鴻得以安集將來長養生聚日漸殷繁可以足額裕賦於無窮矣

詳陳蘆課辦銅之艱疏

江省非產銅之地必採買於外省定價不敷請照各屬

額徵蘆課多寡分行州縣多方購覓以速起解當經咨  
明部臣在案除康熙二十四年所派銅觔已飭各屬勉  
力採辦赴部交收外茲據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詳稱康  
熙二十五年蘆課銅觔飭行各屬遵照採買各州縣咸  
以賠補艱難籲請停辦前來臣查錢局需用銅觔向於  
各關稅銀內動支辦解因蘆課錢糧當年亦差蘆政部  
司經收故照闕差一例辦銅迨後蘆政衙門奉裁課銀  
歸併有司徵解時因銅價騰貴外省停鑄惟京局所需

之銅止令關差動支稅銀辦買而不及於蘆課誠以此  
項銀兩在小民係計畝輸將在州縣按則徵解歲有定  
數非若關稅按貨征收歲額之外稍有盈餘可以通融  
補劑者比今部定銅價每觔止銀六分五釐而各處時  
值則有一錢五六分以至一錢七八分不等是時價之  
與定價不啻三倍况江寧所屬每年派辦十七萬觔為  
數既多一時採買價值更加騰湧重以領解員役舟車  
盤剝需費浩繁雖康熙二十四年各州縣勉力捐賠辦

完起解然後難為繼今康熙二十五年各屬紛紛具詳  
臣查銅餉定價既有不敷採買交解更多賠累若不變  
通將來各官賠補無力必至科派那移官民交困仰請  
皇上俯鑒蘆課與關稅不同停其辦買銅餉其應徵之  
銀照舊充餉如或錢局必需萬不可缺亦懇

皇上勅部於每餉定價六分五釐之外照依時值酌量  
加增庶承辦之官不至有賠累之苦則那移錢糧科派  
洲民之弊可免而京局鼓鑄急需亦得無悞矣

恭謝

天恩疏

康熙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奉

上諭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  
統領宮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勤  
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允  
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為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  
事其現任詹事郭棻少詹盧琦歸允肅著照舊留任其

詹事朱瑪泰著對品調用少詹喇拔色度著解任照原  
品隨旗上朝爾部即遵諭行特諭欽此欽遵移咨到臣  
准此

寵命自天驚惶無地當即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至愚極陋蒙我  
皇上起自田間俾列侍從拔置

講筵記注

聖政編輯

祖訓總裁史局數年之內屢荷

天恩驟遷學士自顧謏劣深愧非分乃蒙

特簡出撫江蘇陛辭之日

天顏和霽獎勵有加賜賚有加恩溢格外臣負乘滋懼  
覆餗是虞受事以來夙夜兢兢惟思勉策駑鈍以圖報  
稱於萬一而才薄事繁力輕任重拮据雖勤涓埃莫効  
叢脞屢見荷蒙

聖恩優容臣每捧接



溫綸感激涕零以為際遇之隆千載難覩而又自念精力漸衰心血枯槁常恐終至隕越辜負

聖慈何期復承

寵命不次超擢

特旨褒嘉榮逾華袞臣何人斯當茲異數敬惟

皇太子徇齊天縱敦敏日新我

皇上諭教宮中寒暑罔間

神聖指授自有精一心傳臣下所能仰贊高深臣

學識踈陋尤在諸臣之下乃荷茲重任跼蹐屏營罔知  
所措敢不益矢恪恭勉思襄贊且臣職司封疆心依  
黼座茲得再瞻

紫極拜舞

龍墀犬馬微忱不勝踴躍

請錄先賢後裔疏

歷代賢主莫不褒崇儒學優禮先聖而

本朝尤為明備孔顏曾孟及先賢仲由先儒朱熹子孫

皆世襲五經博士我

皇上崇儒重道復錄程顥程頤子孫

聖駕東巡錄周公子孫近又錄周敦頤子孫皆世襲博士聖賢後裔盡承異數甚盛典也臣躬逢

聖朝愧無以仰助

文治謹按臣屬蘇州府常熟縣為先賢言偃故里偃以文學著稱弦歌之化深契聖心其學道愛人一語可為治行之準所稱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可為取人之法蓋

以詩書禮樂為教孜孜以人才風化為先務視有勇足  
民精粗不侔矣嘗考禮記檀弓所載時人問禮者十有  
四皆以子游一言為可否蓋其考禮論道必貴知本不  
僅在器數儀文之末可謂得聖學之精華者矣且孔門  
諸賢多產魯衛密近聖居興起為易獨偃生長勾吳政  
教之所不通乃能奮起遐荒學傳洙泗開東南數千年  
人文之盛其功之所及尤大且遠而後裔未獲邀一命  
之恩實為缺典恭惟我

皇上神聖天縱集堯舜以來之大成既已海內又安治  
化蒸蒸日上修明典禮表章先哲文治之隆萬古為昭倘  
蒙

聖恩念偃之賢比例仲由錄其子孫於以光大治化昭  
示來茲裨益良匪淺鮮矣臣更有請者孔門弟子如閔  
損冉耕冉雍端木賜卜商有若諸賢其造詣雖不無淺  
深要亦顏曾之流亞若蒙

勅下禮部會同翰林院詳加酌議行各直省訪其子孫

量賜錄用補前代未備之典章實

熙朝不朽之盛事也臣又考宋太祖真宗高宗皆嘗親製孔子及諸弟子像贊故一代儒臣號稱最盛我

皇上道本生知學稱宥密天文炳煥暉麗日星薄海臣民莫不顛仰倘

萬幾之暇揮灑

宸翰

御製先聖先賢像贊頒示天下學宮傳之史冊當與典

謨並重

熙朝人文之盛將必駕漢逾唐比隆三代豈近世所敢望哉

毀淫祠以正人心疏

臣才具庸劣奉

命撫吳

陛辭之日蒙我

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為先務

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  
德意月吉齋集士民講解

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  
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俗尚氣  
節而重文章闡闡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風  
涉淫靡黠者藉以為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倣無  
所底止如婦女好為冶遊之習靚妝艷服連袂僧院或  
羣聚寺觀裸身燃臂虧體誨淫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



社一旛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弔紙牌編作淫詞艷曲  
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叅靈綵服送  
喪仁孝之意衰任恤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  
刺文繡輕生好鬪名為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  
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  
之聲迎神罷會艷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  
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  
則賦稅足禮樂明而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

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  
非奉

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枝蘇松祠有五通五顯及劉猛  
將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  
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為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為其所惑  
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為  
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驚牲牢酒醴之

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遯經年無時間歇  
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  
可以致富重直還債神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  
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為最甚更可恨者凡  
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為  
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  
以為哀反艷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  
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焰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并葺城垣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為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革除神即降之禍殃皆為臣危至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興復愚

民無知必復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  
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  
說誑惑民聽

天威所震董寐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  
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非渺小矣

湯子遺書卷二